



根深叶茂（国画） 王复才

笔墨精练 意境高远

——王复才山水画成功处理的三个关系

范达明

宁波画家王复才先生生于1944年，他几十年如一日就职故乡一地，大半辈子潜心绘事琢磨画艺，在中国山水画创作领域卓有成就。

读王复才的山水画作品，无论是大山大水作品，还是取景范围略小的山水中景，甚至是单单描绘几株古松的小景，都让人赏心悦目：画面舒坦，清馨挺秀，通常容易出疵漏的地方都无懈可击，尤其是取景浩瀚那些作品。这让我探究起他作画的手段或方式：他是如何让作品呈现出协调、和谐关系的？他究竟凭借什么达到了这一高水准？

从他的作品中，首先能感受到笔墨与意境两者关系的协调。笔墨是一个画人的基本功，而意境则来自身手功夫诉诸画面而达到的表现效果。你看其作品，笔墨繁而不杂，密而不塞，起自一笔一墨，终于千万笔千万墨，而画面中你找不到不起作用的、含糊不清的或随意敷衍的废笔赘墨；笔笔有来头，墨墨有交代，一切以构成整个画面图景的意境为指归。王复才山水作品之笔墨处理已然达到笔精墨练的程度；与此同时，画面彰显的意境亦

达到境高意远的程度——笔墨与意境由此构成一种真正协调和谐的关系。

笔墨与意境的和谐关系，并非凭空得来。一幅山水作品，它可能涉及很多要处理的东西，但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写形与布局（即形象与构图）的关系。所谓写形，不是脱离整个画面布局的写形；所谓布局，也不是离开画面具体形象的布局。不少画人有很强的写形能力，如果是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他可能画起来很流畅、逼真，但一旦面对由诸多个体形象组合而成的大的画面图景时，就难免出乖露丑。王复才山水作品证明了他不仅是写形的高手，更是布局的强手，甚至愈是大的山水图景、愈是浩大宏观的构图，他的布局处理愈显得得心应手。我相信他每每在投入大山大水的创作时，心中早有对整个画面有机整体的全盘把握。顾恺之《论画》有言：“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显然，在顾恺之眼里，同样也在王复才心目中，把握全盘布局的“悟对”，不仅比囿于具体形象的准确描绘更重要，而且是统摄画面每一具体形象，使之形成相互协调关系，从而构成作品有机整体的先决条件。

笔墨与意境，写形与布局，最终都归属于山水画的创作问题。换言之，山水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必然要向我们叩问它的现实来源与审美依据或标准。对此，山水画家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到真山真水、大山大水去面对、观察、描绘它们。这就是所谓“写生”。写生无疑是连接自然与创作、生活与艺术、存在与意识、造化与水源的中介和最基本的媒介手段。除了纯粹的抽象表现主义，一切现实主义的创作（包括具象的、半具象的，或者是意象的）都无法舍去写生这个中介环节。如今写生可采用的具体操作工具，或许还包括照相机、摄像机、智能手机等等。但王复才一直坚持以速写写生为基本手段。

王复才先生在《写生随想》一文中，表述了自己从事速写写生实践的真切体会。他认为：速写，便于画家“在杂乱无序、平凡的、奇特的景物中找到为我所用的闪光点”。他特别喜欢以钢笔为写生工具。“钢笔写生，工具简单，携带方便，几支钢笔，几本速写簿，一瓶墨水就可以作万里之行……此外，钢笔写生所使用的碳素墨水，线条黑，不易褪色，因此易于保存，易于画得精细，易于成为独立

的艺术品。”不仅如此，他还把速写写生与创作直接联系起来，坚持“写生中创作”：“如眼前的对象给你带来深深的诱惑力，使你有了创作激情，那么你赶快抓住时机，以眼前的景物为契机，调动主观的情感，将写生作为一种创作来进行，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这里，画家其实是把部分在画室里的时间与功夫，直接搬到了自然与生活的现场——这看似老实的办法，实际是最聪明的办法，真正把“外师造化”的做法做到了家。通过这样的过程，“天长日久，广收博取，心中积累的形象多了，作画时就可‘闭目沉思得山川之气’，胸中自有丘壑在。”

上述所列的三组关系中，笔墨、写形、写生大致属手段、功夫的问题，可归于“技”；而意境、布局、创作更多属于目标、品格的问题，可归于“道”。后者对于前者有更大的统摄作用。正是正确的艺术观与艺术方法的协调和谐，正确的“道”与“技”的结合，王复才山水画创作一直行进在正道上。我相信，沿着此道，王复才先生的艺术前途一定无可限量。

（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枕 流

近年来，电视和网络平台上掀起了一股“官斗剧”热播潮。最早是BTV的《金枝欲孽》，后来是红极一时的《甄嬛传》，现如今，《延禧攻略》《如懿传》再度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其实官斗剧并非历史正剧，它只是以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背景，以后宫嫔妃或女官等女性为故事主角，以人物情感纠葛和政治权力倾轧为剧情的电视连续剧。

要了解这一类型剧流行和风靡的原因，先得看一看“官斗剧”的内核。官斗剧，顾名思义，注重于后宫的争宠，剧情里充斥着各种权谋的博弈和较量。只要你看过其中一些片段就会发现：附着于内核上的很多内容是同一个套路：女主一开始肯定是不谙世事、善良纯真的姑娘，一入宫门深似海，遭遇了后宫争斗的各种磨难后，渐渐化身为阴毒、腹黑、狠厉的复仇女神。紧接着，女主一路挂挂，佛挡杀佛，魔挡杀魔，最终成为位高权重的后宫之主。情节中经常出现的必杀技是：堕胎靠麝香和藏红花；女主反杀依赖忠实的奴仆和死心塌地的男二号；编剧还会在女主身边设置个塑料花姐妹，以备时不时地在背后捅刀，从而推动情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生出“跌宕”之姿。

据说，看官斗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人看到的是“办公室晋升指南”，有人看到的是“女性情场胜出秘籍”。可笔者并不喜欢官斗剧。这类电视剧在华丽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不少负能量。官斗剧本身应该是强调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对自己悲剧宿命的控诉。但现实中，观众往往忽略了官斗后的现实规划，而一味看重那些你来我往的斗法桥段。同时，因为是讲述后宫故事，不可避免地会有诸如三妻四妾，嫡庶有分，男尊女卑，生子上位等内容。事实上，故事主线就是一群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宫廷中一边成长一边求生存。为了生存，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了各种争风吃醋、尔虞我诈、落井下石、两面三刀……一些官斗剧由于缺乏“道德审判”，容易将那些“入戏太深”的观众引入“以恶制恶”的价值判断漩涡中。诚然，剧中也不乏对正义的宣扬和才智的赞颂，但观众更多受到的往往是厚黑学的熏陶，这会加强他们对成王败寇

说说「官斗剧」的风靡

丛林法则的信奉。

由于官斗剧本身对观众历史知识的要求不高，这种低门槛造成了“老少咸宜”的现象。探究实质，是因编剧早就将历史中帝王将相间政治斗争的内容进行了戏剧化置换，提升剧中的女性话语权后，官斗剧也就成了后宫“窝里斗”的权谋剧。质量好一点的官斗剧，用点“三十六计”，兵家、纵横家们的韬略；质量坏的就只能铺排些让人一望而知的狗血剧情了。

也许有人会说，官斗“火”是因为它们契合了大众审美和世俗心理，里面也有不少古典文化的内容。是的，笔者也看到了《甄嬛传》里精致的服装道具，《延禧攻略》可圈可点的莫兰迪色，且各大剧组拍摄时肯定也在努力彰显传统美学意蕴。可惜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如《延禧攻略》中高贵妃唱昆曲的片段就“惨不忍睹”：一来昆曲中根本没有“贵妃醉酒”的曲目，二来演员的戏曲扮相不伦不类，鬓角居然不贴片子；第三，那水袖甩的，也太“自我放飞”了。笔者无意求全责备，只想说：要展示文化，首先你得真有文化，而不是将文化当吸睛手段，进行肤浅的卖弄和炫耀。

素来小民爱八卦，更何况是宫廷里发生的故事，这是普遍人性。但诚如《红楼梦》中贾母所说：许多才子佳人小说，都是娶不到佳人的才子写出来过瘾的。官斗剧，闲来无事，看看尚可，痴迷追逐甚至效法，那就大可不必了。

沙孟海与家人的书画情

王泰栋

几个月前，为传承沙孟海先生的学术精神，打造鄞州文化名人品牌，鄞州区举办了“第二届沙孟海学术研讨会”。我于书法是外行，但对沙孟海与其兄弟、学生的书法情缘点滴逸事略有所知，还保留了一些真迹。

为弟子陈修良保留了60多年字迹

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宁波，是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也是沙孟海先生三弟沙文汉的妻子。

1925年，陈修良在竹洲女子师范读书，因为沙孟海是蔡姓同学家庭教师的关系，陈修良遂拜沙孟海为书法老师。陈修良当时18岁，一心学习书法，颇得沙孟海赏识。1925年五卅运动，上海江浙区委张秋人到宁波宣传领导五卅运动，陈修良和袁古怀（四中学生）、沙文汉（宁波甲种商业学校学生），积极投入五卅运动，陈修良遭到学校开除，决心弃文参加革命，她给老师说了一句：“书法是雕虫小技，不能救国，我要参加革命去了。”沙孟海由此还写了答陈逸书（陈逸是陈修良当时的名字），被收入1926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当代名人尺牋》。

陈修良为答谢师恩，曾专门写了一副对联赠给沙孟海作留念。沙

孟海非常珍惜这副对联，装裱好后，保存了60多年，还赠给陈修良。当时陈修良已近90岁，见到对联不胜感慨。

与二弟沙文求及其妻子的书法缘

沙文求烈士是沙孟海的二弟。沙孟海先生一心扶植这位弟弟，供养他上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复旦大学。读这些学校要支付不菲的学费，都是沙孟海从工资中扣出来的。当时沙孟海的书法还不像现在这样值钱。后来沙文求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同时参加地下工作，都是沙孟海寄钱去接济。1928年最后一次寄出的钱被退了回来，沙孟海预感到二弟可能出事了，内心万分痛苦。他于是把沙文求写给他的信、诗文冒险保存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过。沙文求牺牲时，他的遗孀王弥只有22岁，有一遗腹女沙兼之。沙孟海对二弟媳妇王弥说：“你还年轻，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诚实可靠的人。”但王弥说：“婆母（陈龄）年老伤心，你们兄弟又都出外干事，婆母我来照顾。”沙孟海说：“既如此，你和兼之生活费、教育费都由我来负责。”王弥从此上侍婆母，下抚孤女，直到1944年陈龄去世。王弥在沙文求牺牲20周年后，为丈夫筑衣冠墓，要求沙孟海在墓上撰联，沙孟海写了两句：“苍天不可问，去者日以疏。”悲痛至极。王弥于1989年8月9日去世，

当时沙孟海已是89岁高龄。得知弟媳去世的消息，沙孟海执意要参加王弥的告别仪式，并亲自书写了一副对联：“有造于大家庭尽心于党组织”“归骨到黄公岭飞梦到红花岗”。

与三弟沙文汉的书画情

二弟牺牲后，沙孟海与三弟沙文汉关系更加密切。沙文汉读书，经济上全靠大哥接济；沙文汉常常写信牵挂大哥，沙孟海则把沙文汉的诗句写成书法作品留下。18岁的沙文汉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失败。当时沙文求已在广州，沙孟海写信给二弟，告诉三弟所写的《大江》诗：“一波未平一波生，要路多从险处争，百折千回流到海，几时曾见大江平”，赞赏三弟“此诗可见其深思远虑的气概，由此可见一斑”。1928年，鄞奉暴动失败，沙文汉流亡到上海考入同文学院，经济上又靠大哥接济。沙文汉后来到了淮南解放区，日军三次炮击把他住的房子震坍，沙文汉从废墟中将自已小女儿阿贝（沙尚之）一张小照片抢了出来，并在照片边上写下一首词：“一样天真……”，沙孟海后来把弟弟的这首词录了下来。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沙文汉调到杭州任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副部长，看到梅花绽放，随手画了一幅梅花，沙孟海将该画收藏，写了题记。这也算是兄弟一段书画情吧！



①沙文汉从废墟中找回的小女儿阿贝童年照。
②沙文汉给沙孟海的信原件。
③沙孟海上世纪80年代重抄沙文汉的《题阿贝小照》词。
④沙孟海保存了60年的陈修良(陈逸)的书法作品。
⑤沙文汉1949年在杭州观梅，随手画了一幅梅花图，沙孟海写上题记并予收藏。（王泰栋 供图）